

洙泗考信餘錄



洙
泗
考
信
餘
錄

崔
述
著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洙泗考信餘錄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北京石景山區中華書局印刷廠印刷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洙泗考信餘錄

此據畿輔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洙泗考信餘錄卷一

顏子

〔補〕顏無繇字路。路者，顏回父。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

史記以顏路曾皙皆孔子弟子，考之論語，曾皙有侍坐章可據。顏路則無明文，然即使果孔子弟子，亦不可列於其子之後，又未便列於七十子之前，故今倣正錄之體，冠於顏子篇首，以誌毓德之由，曾皙倣此。

〔補〕顏回者，魯人也，字子淵。同上

按顏氏著於魯者多，史記以爲魯人，近是。至言少孔子三十歲，則與世家所載伯魚之年不合，必有一誤。大概史記之年皆不足據，故今諸弟子皆不載其年，說詳後弟子通考中。

顏子當亂世，居於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顏子不改其樂。孟子

〔附論〕子曰：賢哉回也！一簞食，一瓢飲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。賢哉回也！論語雍也篇

〔附論〕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！屢空。論語先進篇

韓詩外傳云：顏淵侍魯定公於臺，東野畢御馬於臺下，定公曰：善哉！東野畢之御也。顏淵曰：善則善矣，其馬將佚。俄而厩人以東野畢馬佚聞云云。余按：此事本出呂覽，乃顏闔對莊公語，非顏淵

與定公也。定公之時，顏子尚少，安能自達於君？馬之佚不佚，小事耳。顏子亦非以此見長者，因其氏之同也。遂移之於顏淵，誤矣。新序亦載此事，蓋又緣外傳而誤者。然觀呂覽之文，亦非實事，乃爲黃老言者假設此事，借治馬以喻其意，欲爲政者之安靜無爲耳。故曰：禮煩則不莊，令苛則不聽也。傳乃以爲實事，且欲借此以增顏子之美，而不知其視聖賢太小也，故不載。

子畏於匡。顏淵後子曰：吾以女爲死矣。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。同上

家語云：孔子厄於陳蔡，七日不食。子貢竊告糴於野人，顏回炊之，有埃墨墮飯中，取而食之。子貢望見之，以爲竊食也，入告孔子。子曰：吾將問之。召顏回曰：嚙。昔子夢見先人，子炊而進飯，吾將進焉。對曰：有埃墨墮飯中，回食之，不可祭也。云云。余按：聖人以誠待人，況於顏淵？用舍行藏之所同也，乃詐稱夢以鈎距之。賢者猶不出此，況聖人乎？顏淵具體而微，而不能不以竊食見疑於子貢，子貢智足以知聖人，曰：賜也，何敢望回，而不能不以竊食疑顏淵？有是理與？此其師友之間相猜相試，初無異於今日屠沽鬻僧之徒之所爲。屠沽鬻僧之徒，或猶有恥爲之者，而加以於聖賢，嗚呼！此豈復有人心者哉？此事本之呂覽，而詞與此小異。然呂覽之意，不過明知人之難，目見者猶不足爲信。詳見呂覽任數篇託於孔子，顏子以爲言耳。家語遂以爲真，謬矣。吾故曰：家語非孔氏遺書也，僞也。家語較之世家，其文尤陋。然世儒之信家語，尤甚於世家。韓昌黎云：小慚亦蒙謂之小好，大慚亦蒙謂之大好。嗚呼！果有是理乎？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：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？顏淵曰：請問其目。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顏淵曰：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論語顏淵篇

按：聖門之學，莫要於求仁。聖門之人，莫賢於顏子。乃孔子告顏子之間仁以此，則是天下之理，更無有高於此遠於此者也。後儒不求之此，乃好言心性，尤好求心性於虛空微渺之間，是以其論益精而其於行事益無所當。馴致良知頓悟之說，因緣以起，而吾道之不流爲禪學者幾希矣。豈知理無精粗而功有深淺，淺之可以寡過，而深之即足以極深研幾。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，固皆自約我以禮來也。吾願世之學者，篤信孔子之言，而勿務爲高遠難徵之說，以自誤也。

〔附論〕子曰：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，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。回也不愚。論語爲政篇

〔附論〕子曰：回也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。論語先進篇

〔附論〕子曰：語之而不惰者，其回也與？論語子罕篇

顏淵問爲邦。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，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論語衛靈篇

朱子論語集註云：夏以寅爲人正，商以丑爲地正，周以子爲天正。然時以作事，則歲月自當以人爲紀。故孔子嘗曰：吾得夏時焉。余按：上古之曆，本始於子。故曆法必以冬至爲曆元，猶月之必始於朔，日之必始於半夜也。其後聖人修明曆法，區畫四時，考驗中星晷影，而冬至乃在三冬之中，不可中分爲二，且當閉藏之候，亦非發號施令所宜，故易而建丑，又易而建寅，但三代之世，三正

並行殷周之曆其先皆有所授。相沿已久。故湯武革命皆因之不改。猶徹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耳。初非以天地人分三正也。且孔子取夏時。固因其建寅。亦以其曆之密。觀春秋經傳所載。失閏者不一而足。日食不於朔者亦多。可知周曆之疎。不及夏也。第以爲取其建寅。猶於聖人之意未盡也。

顏淵喟然歎曰。仰之彌高。鑽之彌堅。瞻之在前。忽焉在後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。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欲罷不能。既竭吾才。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。末由也已。論語子罕篇

漢人稱黃叔度爲顏子。宋人亦以程伯淳擬顏子。余按顏子所以幾於聖人者。其德之崇不待言。其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亦必深有所見。故孔子以夏時殷輅周冕韶舞語之。非徒以蘊藉和平氣象雍容爲勝人也。但其不幸早世。未及有所建白。使見用於世。必能移風易俗。創制顯庸。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。卽不見用於世。而著書立說。發明孔子之道。亦必不在孟子之下。非他人所可望也。彼叔度者。吾不知其勝人者何在。卽程子資穎學純。啓迪後學。非不有功於聖道。然所建白皆尋常賢臣循吏之所能。此或因其位卑不得盡其所長。而其持論教人亦未見其可方孟子之二三也。然則二子者。不過以其蘊藉和平氣象雍容。故有此品題耳。寧顏子而僅如是已乎。蓋漢末之流風。漸尙氣度。至於魏晉。遂專以風采度量權衡人物。以至萬事不理而有劉石之禍。宋亦頗有此風。是以亦有靖康之亂也。而宋以後儒者。遂以周程張朱。媲之顏曾思孟。其視顏孟亦

太淺矣。夫顏、孟下孔子一等耳。三代以下，吾未見有如孟子者也。則亦必無能有如顏子者也。而乃紛紛擬之，致聖賢之真，不白於天下，故附論之如此。

顏淵死，子曰：「噫！天喪予！天喪予！」

論語先進篇

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「子慟矣。」曰：「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？」

同上

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「不可。」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「回也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。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」

同上

〔附論〕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。孔子對曰：「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」

論語雍也篇

〔附論〕子謂顏淵曰：「惜乎！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」

論語子罕篇

王充論衡書虛篇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俱上魯泰山。孔子東南望，吳閭門外有繫白馬，引顏淵指以示之。曰：「若見吳閭門乎？」顏淵曰：「見之。」孔子曰：「門外何有？」曰：「有如繫練之狀。」孔子撫其目而止之。因與俱下，下而顏淵髮白齒落，遂以病死。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，強力自極，精華竭盡，故早夭死。世俗聞之，皆以爲然。如實論之，殆虛言也。人目之視也，物大者易察，小者難審。使顏淵處閭門之外，望泰山之形，終不能見。況從泰山之上，察白馬之色，不能見明矣。非惟顏淵不能見，孔子亦不能見也。陸賈曰：「離婁之明，不能察帷薄之內；師曠之聰，不能聞百里之外。」閭門之與泰山，非直

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。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，絕脈而死，舉鼎用力，力由筋脈，筋脈不堪，絕傷而死，道理宜也。今顏淵用目望遠，目睛不任，宜盲眇，髮白齒落，非其致也。

〔附通論〕子曰：回也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論語雅 ○子謂顏淵曰：用之則行，

舍之則藏，惟我與爾有是夫。論語述 ○子曰：顏氏之子，其殆庶幾乎？有不善未嘗不知，知之未嘗復

行也。易繫辭 ○子曰：回之爲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中庸

〔附通論〕子謂子貢曰：女與回也孰愈？對曰：賜也何敢望回？回也聞一以知十，賜也聞一以知二，子

曰：弗如也。吾與女弗如也。論語公冶 ○曾子曰：以能問於不能，以多問於寡，有若無，實若虛，犯而不校，

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。論語泰伯

孟子書中公孫丑稱冉牛、閔子、顏淵具體而微，自宋以來，多以顏、曾並稱，皆若是班焉者。余按論語，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，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遷怒，不貳過，不幸短命死矣。今也則亡，未聞好學者也。哀公之問在孔子歸魯之後，後此四五年而孔子即卒，果有可與顏子抗行者，孔子必舉以告哀公明矣。孔子之言如是，則是孔子早有論定，顏子非他人所可及矣。顏子問仁，孔子曰：克己復禮爲仁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問爲邦，孔子曰：行夏之時，乘殷之輅，服周之冕，樂則韶舞。論語中有孔子以此等語言告他人者乎？然則非顏子不能及此矣。孔子稱閔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稍冉牛曰：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，如是而已。至於顏子，則曰：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，惟

我與爾有是夫。曰：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。曰：回也其庶乎。曰：於吾言無所不說。曰：惜乎。吾見其進也，未見其止也。其稱顏子至於如是。其與閔冉必有間矣。曾子稱孔子曰：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暴之，誠哉知聖人矣。然顏子稱聖人曰：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曰：循循然善誘人。曰：既竭吾才，如有所立卓爾。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較之曾子，其於聖道之淺深亦必有辨矣。顏子卒，孔子曰：天喪予。天喪予。孟子曰：然而無有乎爾。蓋顏子之造詣已深，假之以年，聖道不患其不昌明於世，不幸早沒。故孔子以爲喪予。孟子以爲無有也，由是言之，顏子所至固非諸弟子所可班。故今於顏子獨表而出之，非敢於古聖賢妄有所低昂於其間。誠篤信孔子之言而不敢以己見參之耳。○顏子之事與其問答之言，先後皆不可考，姑以事類約略次之如右。

曾子

〔補〕曾

蒧

論語作點字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。

說已詳前顏子篇中。

論語先進篇有曾皙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言志之事。余按此章孔子問以何事答知己，故子路等三人所言皆從政之事。風浴詠歸於知我不知我何涉焉。且先生問更端則起而對禮也。孔子方與諸弟子言而皙鼓瑟自如，不亦遠於禮乎。至在孔子之前而稱夫子，乃春秋時所無。論語中惟陽貨篇有之，乃戰國時人所撰，不足據。然則此章乃學老莊者之所僞託，而後儒誤采之者。

朱子謂曾點所言有萬物得所之意。故孔子與之論雖巧而恐其未必實也。故今不載此文。
檀弓云。季武子死。曾皙倚其門而歌。余按。孟子曰。若琴張。曾皙。牧皮者。孔子之所謂狂矣。又曰。其志擊擊然。曰。古之人。古之人。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孔子亦曰。狂者進取。又曰。吾黨之小子狂簡。斐然成章。若大夫喪而倚其門而歌。無禮甚矣。孔子何取焉。且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。孔子僅十八歲。度曾皙是時當不過數歲。而安能倚其門而歌乎。此乃放誕之士。莊周之徒之所僞託。故今不錄。

〔補〕曾參字子輿。同上。

子曰。參乎。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。唯。子出。門人問曰。何謂也。曾子曰。夫子之道。忠恕而已矣。論語里仁篇。

先儒釋此章者。皆以一貫之詔。爲孔子傳道於曾子。所謂一者。萬理渾然。非忠恕也。曾子但借學者進修之目。欲人之易曉耳。余按。顏淵問仁。孔子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仲弓問仁。孔子曰。出門如見大賓。使民如承大祭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子貢問博施濟衆。可謂仁乎。孔子曰。仁者。己欲立而立人。己欲達而達人。所言皆日用尋常平易切實之事。凡學者皆可以致力。雖大賢由之。而未能盡。從未有高遠深微。難以名狀。使人無從致其力者。顏淵曰。夫子循循然。善誘人。博我以文。約我以禮。果有祕密之傳。一言可以悟道。孔子何不以此告顏子。而使之勞勞於博文約禮之中乎。蓋曾子子貢其資皆不逮顏子。而用力之勤。則諸弟子莫有及之者。但勤而未

得其要。故以一貫詔之。此乃因所不及而教之。非以一貫爲傳道。亦非人人皆當聞一貫之旨。而後爲聞道也。孔子言一。不言一爲何物。旣曾子以爲忠恕。則是一卽忠恕也。謂一非忠恕。則是曾子欺門人也。且一旣非忠恕。果何物乎。名之而不能名也。則曰萬理渾然而已。萬理渾然又何物乎。旣終莫能名之。則又曲爲之解。謂聖人之一。不待盡。不待推者也。學者則盡而爲忠。推而爲恕者也。夫不待盡而自忠。謂之非忠可乎。不待推而自恕。謂之非恕可乎。由是言之。孔子之所謂一。卽忠恕也。曾子不予欺也。大抵儒者之論。皆患在於過高。欲求加於忠恕之上。而不知其反陷入於空虛無用之地。吾寧遵曾子之言。使學者皆有所持循。不敢從宋儒之說。使聖道漸入於杳冥。且一之爲何物。門人不知。一之非忠恕。曾子不言。門人不知。曾子不言。而朱子生二千餘年之後。獨能默默與聖人之心相契。而有以知之。吾恐朱子之賢。或尙未至於此。嗟夫。自以孔子之一貫爲傳道。而世之學者。莫不喜捷得而憚勤求矣。自以一貫爲非忠恕。而世之學者。莫不談虛理而遺實事矣。象山開其源。陽明揚其波。舉天下聰明豪傑之才。咸以禪理爲宗門。頓悟爲心法。至於明季而遂不可收拾。乃世之混同朱陸與軒陸。輕朱者。輒謂象山高明。而朱子平實。彼象山者。吾不知其高明何在。第恐朱子平實之中。尙未免有一二之過於高深者存也。

〔附論〕曾子曰。吾日三省吾身。爲人謀而不忠乎。與朋友交而不信乎。傳不習乎。論語學而篇

說苑云。曾子衣敝衣以耕。魯君使人往致邑焉。曾子不受。曰。臣聞之。受人者畏人。予人者驕人。縱

子有賜不我驕也。我能勿畏乎。孔子聞之曰。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。余按君子之辭受。準乎義而已。若以畏人驕人爲詞。淺矣。況國君所賜。尤不可以苟辭苟受。而乃以俗情之施於平人者施之於君乎。且曾子於及門年最少。若能爲君所重如此。必其中年後事。孔子安得復存。此乃戰國以後楊氏之徒之所僞託。故不錄。

說苑稱曾子從孔子於齊。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。曾子固辭。余按史記稱曾子少。孔子四十六歲。雖未必悉實。要觀論語之文。則曾子於門人中年最少也。齊景公以哀之初年卒。曾子甫十餘歲。孔子以昭之末年至齊。曾子時猶未生。而何得以下卿禮聘之乎。大抵韓詩外傳說苑等書。多本於戰國時人之託言。而不知考其年世者。故今多不採。

曾子養曾皙。必有酒肉。將徹。必請所與。問有餘。必曰有。孟子

〔附論〕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。同上

說苑云。曾子耘瓜。誤斬其根。曾皙怒。援大杖擊之。曾子仆地。有頃。蘇進曰。大人用力教參。得無疾乎。退屏鼓琴而歌。孔子聞之。告門人曰。參來勿內也。云云。此說世多信之。余按孟子曰。中也養不中。才也養不才。故人樂有賢父兄也。如中也棄不中。才也棄不才。則賢不肖之相去。其間不能以寸。記曰。爲人子。止於孝。爲人父。止於慈。傳曰。父慈子孝。然則其子即不中不才。爲之父者且不忍遽棄以傷其天性之親。況曾子中且才者也。耘瓜而斷其根。其細已甚。而曾皙聖門高弟。其曠達

之懷必不至以小物介意。寧有因區區之事逞一朝之怒，遂不復顧其子之生死乎？孟子曰：曾子養曾皙，必有酒肉。將徹，必請所與。問有餘，必曰有。其善體親心如是。況於身？父母之遺體，乃毫不自貴重，甘奉此身以殉親一時之怒，萬一遂死，事過而親怒平，而悔之無及，爲子者何以能自安？傳曰：小人老而無子，知擠於溝壑矣。曾子果死，異日酒肉之養，誰奉之？況請所與而進所餘乎？然則卽養口體者，亦不敢輕於一死。況曾子之養志者哉？余謂曾皙之曠達，曾子之孝謹，其家庭之間，必雍睦異常。但曾子旣以孝名，後人言孝者，因以事附會之，故有里名勝母，曾子不入之語，而孝經一篇，亦爲孔子曾子問答之言。猶之乎孔子稱閔子之孝，而後人遂以蘆花之事附會之也。猶之乎今世言耿介者，必附會以爲包拯、海瑞，言推測者，必附會以爲諸葛孔明、劉伯溫也。爲此說者，不過欲明大杖則逃之義，因借曾子以垂訓於後世，而不知其誣古人也。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載之，而他附會之說概不列焉。

傳記有云：曾子薪於野，有客至。母以手搯其臂，曾子心動，棄薪馳歸，問母無恙乎？或又云：曾子在楚，心動歸，問其母，母曰：思之，齧指。余按：此二說亦一事，而傳聞異其詞者。在楚道遠，齧指事小，似不如前說之近理。然皆似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，故今不錄。

新序云：曾參處鄭，有與同姓名者殺人人，告其母曰：曾參殺人，其母織自若也。頃一人又告之，其母曰：吾子不殺人，一人又來告，其母投杼下機，踰牆而走。按：此乃戰國策士假設之言，以見讒言

之易入。以曾子之賢。故託之耳。寧有賢如曾子。其母知之有素。而尙惑於人言者乎。說苑又有邑名勝母。曾子不入之語。亦係假設之言。因曾子之孝而託之者。故今俱不錄。

曾皙嗜羊棗。而曾子不忍食羊棗。孟子

〔附論〕公孫丑問曰。膾炙與羊棗孰美。孟子曰。膾炙哉。公孫丑曰。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。曰。膾炙所同也。羊棗所獨也。諱名不諱姓。姓所同也。名所獨也。同上

戴記檀弓篇。記曾子謂子思曰。伋吾執親之喪也。水漿不入於口者。七日。子思曰。先王之制禮云。云。余按。此亦因曾子之孝而附會之者。曾子能體親心而徹必請。問必曰有。其獨不能體親心而自重其身乎。且卽曾子果有此事。亦不必呼子思而告之也。故不錄。

韓詩外傳云。曾子仕於莒。得粟三秉。方是之時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。親沒之後。齊迎以相。楚迎以令尹。晉迎以上卿。方是之時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。又引曾子言云。吾嘗仕齊爲吏。祿不過鍾釜。尙猶欣欣而喜者。非以爲多也。樂其逮親也。旣沒之後。吾嘗南遊於楚。得尊官焉。堂高九仞。榱題三圍。轉轂百乘。猶北鄉而泣涕者。非爲賤也。悲不逮吾親也。余按。此特因曾子以孝著。故言孝者必歸之耳。親存則不擇官而仕。親沒則富貴如浮雲。此君子之常。況於曾子。其理固應如是。然其事則必無之事也。曾子孔門高弟。如欲辭尊居卑。固自易易。不必於齊於莒。而齊迎以相。楚迎以令尹。晉迎以上卿。乃戰國之風氣。春秋時固未有如是者。且楚僧王猾。夏曾子必不仕楚。而堂

高九仞。棖題三圍。轉穀百乘。亦非曾子之所爲也。故今俱不錄。

曾子居武城。有越寇。或曰。寇至。盍去諸。曰。無寓人於我室。毀傷其薪木。寇退。則曰。修我牆屋。我將反。寇退。曾子反。左右曰。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。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。寇退則反。殆於不可。沈猶行曰。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猶有負芻之禍。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。孟子

〔附論〕孟子曰。曾子師也。父兄也。同上

戴記檀弓篇云。有子問於曾子曰。問喪於夫子乎。曰。聞之矣。喪欲速貧。死欲速朽。有子曰。是非君子之言也。曾子曰。參也與子游聞之。有子曰。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。曾子以告子游。子游曰。桓司馬自爲石槨。三年而不成。夫子曰。若是其靡也。死不如速朽之愈也。死之欲速朽。爲桓司馬言之也。南宮敬叔反。必載寶而朝。夫子曰。若是其貨也。喪不如速貧之愈也。喪之欲速貧。爲敬叔言之也。余按。喪欲速貧。死欲速朽之語。曾子果與子游同聞之。則桓司馬南宮敬叔之事。曾子必與子游同見之。何容曾子不知而子游獨知之。公明儀曰。三月無君則弔。孟子曰。惟士無田。則亦不祭。又曰。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。於人心獨無校乎。喪之不欲速貧。死之不欲速朽。此自天理人情之自然。以曾子之大賢。必不爲是不情之語明矣。蓋自孔子沒後。諸弟子之門人各私其師。故多自尊其師之說而譏他人。因而撰爲此等語耳。今不錄。

世傳曾子以妻蒸梨不熟而出之。終身不娶。曰。高宗以後妻殺孝己。吉甫以後妻放伯奇。吾上不